

IRELAND CIVILIZATION

(荷兰) 约翰·古德斯布洛姆 著
JOHAN GOUDSBLOM

乔修峰 译 宁一中 审校

花城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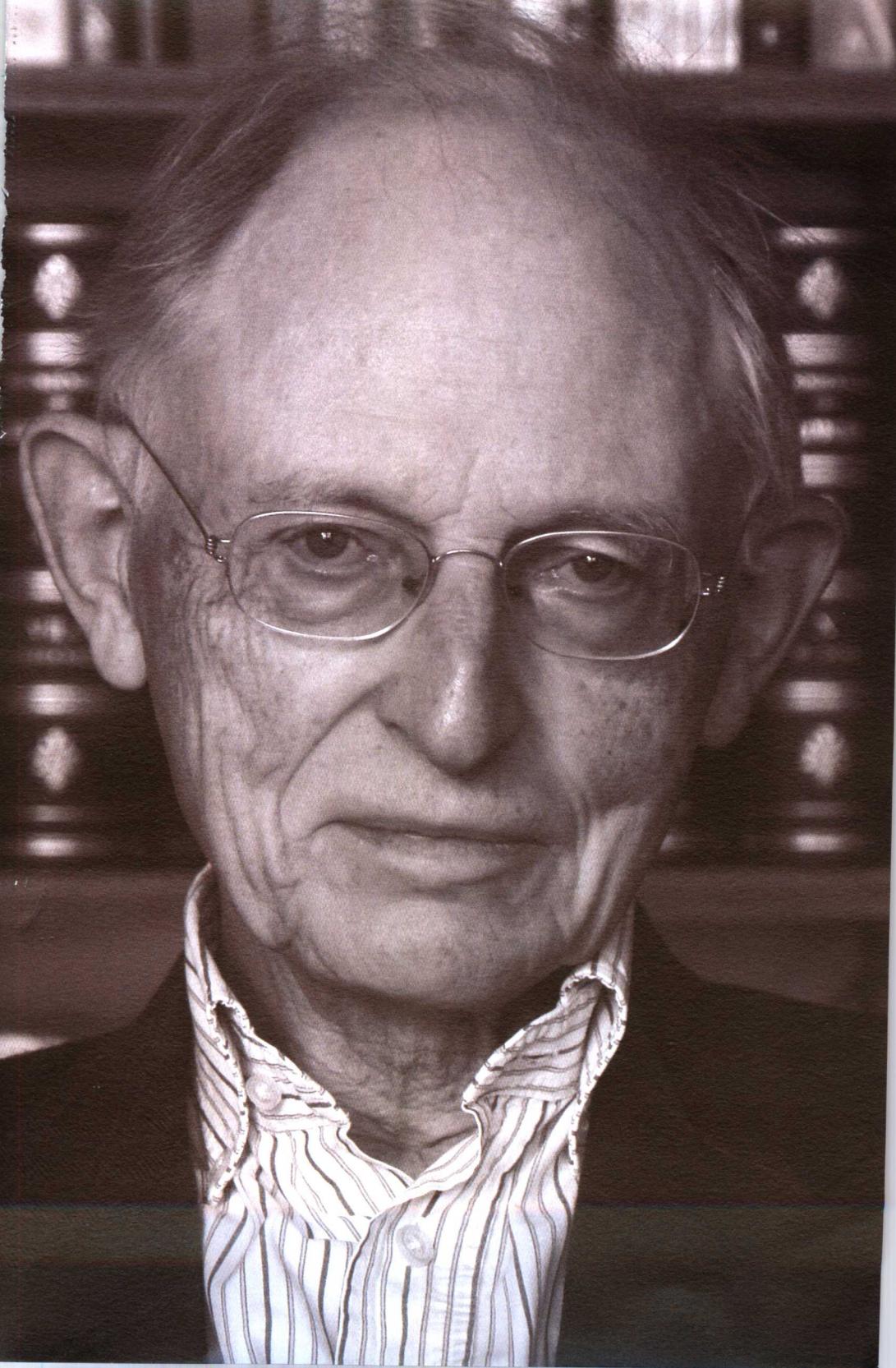
特别鸣谢：荷兰文学创作与翻译基金会（NLPVF）资助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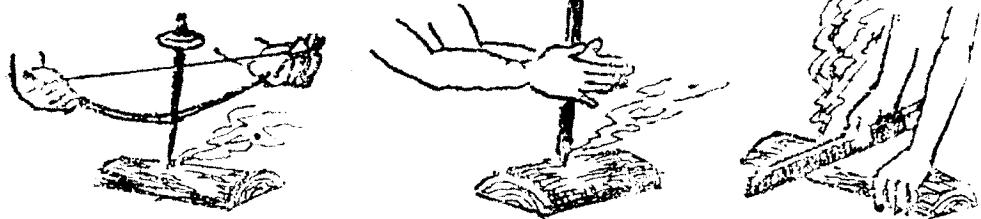
谨以此书献给
克拉尔切·古德斯布洛姆
和
弗兰克·古德斯布洛姆

To Claartje and Frank Goudsblom

作者简介：

约翰·古德斯布洛姆 (Johan Goudsblom, 1932-)，西方当代著名社会学家。生态史研究中“荷兰学派”的领军人物，阿姆斯特丹大学社会学教授，荷兰皇家科学院荷兰皇家科学协会成员。他用多种语言发表大量作品，用英语写成的有：《荷兰社会》(Dutch Society)、《平衡的社会学》(Sociology in the Balance)、《虚无主义与文化》(Nihilism and Culture)、《人类历史与社会进程》(Human History and Social Process, 与E.L.琼斯、斯蒂芬·门内尔合著)。《火与文明》是他的鼎力之作。





K02

15



(荷兰) 约翰·古德斯布洛姆 著

JOHAN GOUDSBLOM

乔修峰 译 宁一中 审校

花城出版社

FIRE AND CIVILIZATION Copyright © 1992 by Johan Goudsblom;
The work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Dutch and English Simultaneously
All rights reserved

合同登记号：图字19-2006-02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火与文明 / (荷) 古德斯布洛姆著；乔修峰译。宁一中审校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8
(双狮译丛)

ISBN 7-5360-4791-6

- I. 火 . . .
- II. ①古 . . . ②乔 . . .
- III. 火 — 关系 — 社会发展 — 研究
- IV. K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85174号

责任编辑：林宋瑜 颜展敏

技术编辑：薛伟民

装帧设计：梁丽辉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965×1270毫米 32开
印 张 8 1插页
字 数 200,000字
版 次 2006年9月第1版 200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5000册
书 号 ISBN 7-5360-4791-6/K·113
定 价 2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网址：<http://www.fcpn.com.cn>

编辑部电话：020-37592134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致 谢

本书是要对火做一番冷静的思考，但若没有下列人士和机构的热心帮助，根本不可能写成。

首先要感谢以下机构：阿姆斯特丹大学社会学系和社会科学研究生院，坐落于瓦瑟纳尔的荷兰高等研究院（NIAS），以及牛津大学万灵学院。我所在的阿姆斯特丹大学的两院系，除给我提供了充足的可以分心的理由外，还给了我机会和动力，去研究对火的控制这一不同寻常的课题。荷兰高等研究院提供了最理想的条件，帮助我启动了研究；万灵学院则帮助我顺利结题。

这项研究涉及很多领域，没有各学科的朋友同事鼎力相助，绝不可能完成。他们的建议和批评使我受益匪浅他们是（按荷文字母顺序排列）：安东·布洛克，马尔滕·范博滕贝格，D.P.博斯哈·埃德布林克，扬·马尔滕·布雷默，扬·布雷默，盖伊·布什，汉·克鲁恩，朱斯特·克劳韦尔，肖克·范德格斯特，威利·格朗曼-范瓦特林格，巴尔特·范海里克赫伊津，朱迪思·赫伦，埃里克·琼斯，布拉姆·肯珀斯，JP·柯比，A·科特兰德，丽塔·德·科斯特，本约·马索，威廉·麦克尼尔，菲克·迈耶，拉维·梅尔尚达尼，卡特林·佩莱斯，H.W.普莱克特，斯蒂芬·派恩，马赫泰尔德·罗德，J·德·鲁斯，弗兰斯·萨里斯，J.M.肖弗利兹，弗雷德·施皮尔，耶罗恩·斯塔林，玛格丽特·斯泰因比，米克·范斯蒂格特，艾布拉姆·德·斯旺，约亚达·维里普斯，约翰内斯·范德魏登，尼科·韦尔特丁克，扬·温德。尤其要感谢斯蒂芬·门内尔和布莱恩·威尔逊，拨冗阅读了全部书稿，一如既往地帮我斧斤文中的荷兰腔。莱斯利·莱文做了最终的校改，为此书锦上添花。

几位好友已经故去。他们生前对我的研究甚为关注，使我备受鼓舞。这份情意，我将铭记于心。他们是迪克·希勒纽斯、诺贝特·埃利亚斯、里纳特·鲁宾斯坦。

妻子玛利亚·古德斯布洛姆-厄斯特赖歇尔为此书付出的心血，只有她知，我知。我也是代表她，把此书献给孩子们。

约翰·古德斯布洛姆

1991年9月，于阿姆斯特丹



录

中文版一序

11

绪论：文明的进程与对火的控制

14

火

14

文明

16

对火的控制也是一种文明进程

19

本书的写作思路和研究范围

21

第一章 对火的原始控制

24

以被动用火为主的阶段

24

向主动用火过渡

28

物种垄断之形成

32

第二章 用火对前农业社会的影响

35

人与其他动物的分野不断扩大

35

土地开垦

39

炊爨

44

取暖、照明及其它用途

47

第三章 火与农业化

52

第二次转变

52

用火与农业化

54

欧洲的刀耕火种

57

刀耕火种之后：生产力提高还是下降？ 61

第四章 火在定居的农业社会中 64

主导趋势	64
专门用火的人：陶工，金属匠，武士	68
城市中的用火和火灾危险	74
乡村中的火	78

第五章 火在古以色列 80

背景与资料	80
火与献祭	83
火标志着神的力量	88
火标志着神怒	92
战争中的火	95
日常生活中的火	99

第六章 火在古希腊罗马 103

背景与资料	103
奥德修斯世界中的火：军事体系	106
赫西奥德世界中的火：农业体系	111
希腊大战争时期	113
火的使用与社会分层	117
罗马世界中的火灾与消防	121
宗教中的火	127
燃料与森林退化	133

第七章 火在工业化之前的欧洲 136

四大阶层	136
火与宗教	138
战争中的火	146
城市中的火	151
乡村中的火	161
科技中的火	168

第八章 火在工业时代 171

工业化成为主导趋势	171
蒸汽机和安全火柴的时代	173
新能源：关联更少、更为分散的用火	178
城市大火灾	182
防火区外：战争	187
防火区外：森林火灾	190

第九章 不同层次上对火的控制 199

控制火的个体习得	199
社会之间及社会内部的用火差异	208
人类控制火能力的提高	214
原文注释	220
参考文献	230
人名对照	246
地名对照	251

序

本书最初是用荷兰语和英语写的，旨在“对火做一番冷静的思考”。荷兰语是我的母语，但在世界上只能算小语种，而英语则是大语种。我和许多人一样，以英语为第二语言，为的是能和更多的读者交流。本书后来又被译成了其它许多种语言。现在又出了中译本，而汉语也是大语种，真是可喜之事。火是一种自然力，它与人类薪火相继的学习过程（人类文明便由之而生）之间，有着许多复杂的关系。希望本书的中译本能在这方面激发更多的研究。

当下，火并非热门话题。但曾有一段时期，火和土、水、空气一起，被视为构成宇宙的四大元素。之后，在宇宙哲学、物理学、化学甚至医学中，火都占据着核心地位。如今，这种盛况已去。虽然标题中带“火”字的书每年都会出很多，但几乎都是用作比喻意义，或表示爱与恨，或表示政治、艺术和科学中的热情，或其他的人类情感。真正写“火”的书，极为罕见。

况且，即便真正写“火”，有的也不只是在谈论火，而是“反对”火。火被当成了一种危险的东西，需要斗争和防范。英语和德语中的“消防队”、“消防”等词就暗示着这种反对的态度，好像火是敌人，就像疾病一样，要与之斗争，最好将其消灭掉。这是一种偏见。

的确，火的直接后果自来就是破坏性的，今后也不会改变。但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先祖们很早就发现，可以利用火的这种天生的破坏力和无目的性，使之成为对人类有益的生产力。从长远来看，正是这一独特的发现，使人类在大型动物中的地位有了极大的提高。随着时间的推移，驾驭火的能力逐渐为人类所独有且共享。最终，所有的人类群体都有了这种能力，没有

这种能力的群体便消失了。

本书讲述了人类在驾驭了火之后与火的“共存”。叙述以时间为序，但远不是在描述一些孤立的事件。相反，本书力图揭示，就对火的控制而言，可以明显地察觉到一个顺序。这一顺序由几个鲜明的阶段或时期构成，并展现出一个清晰的结构。当然，这一结构不是事先谋划出来的。

对火的原始控制构成了由人类发起的第一次重大的生态转变。过了很长时间，又出现了两次规模更大的生态转变，分别是：农业畜牧业的兴起（“农业化”），大约在一万年（约四百代人）前；“工业化”，约始于二百五十年（约十代人）前。本书“绪论”中提到，在讲述后两次生态转变时，本书沿用了传统的“西方”轨迹：地域上从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最早的城邦诞生之地）向西，时间上也由此时期向后推移。这虽然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叙述，但作为理论模式，也适用于世界上的其他地方。

就其最简单的形式而言，这一模式表征着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四个相继的阶段。第一阶段的标志是以不经常用火的游牧来获取食物。在第二阶段，游牧仍是获取食物的主要方式，但此时，火已经有了开垦土地、驱逐野兽、炊爨等实际用途。第三阶段是农业化阶段，以在耕地上获取粮食为主。到了第四阶段，工厂逐渐在食物生产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这四个阶段中，存在着一个累积的顺序。从没有火的游牧到有火的游牧，到从耕地上获取粮食，再到在工厂中生产食物。显然，没有耕地，工厂中的食物生产也就无从谈起；而没有火，耕地和工厂都派不上用场。在这几个阶段中，火一直是主要的生产力。

上述每一社会生态阶段都有其自身的动力。因此，本书关注

世界各地宗教农业体系和军事农业体系中内在的结构张力。如今，我们体会到了工业时代的动力。工业时代肇始于英国开始大规模地开采地下的矿物燃料。这种此前未经利用的潜在燃料，逐渐被转化成了煤、石油和天然气。生态史学家罗尔夫·西夫勒独具慧眼，将这些能源称为“地下森林”。他指出，工业时代注定是一个过渡时代，因为矿物燃料再多，也终有用尽之时。斯言诚是。

如今，在工业发达的社会中，人们对火和燃料的依赖是空前的。不过，火已经通过很多方式或多或少隐藏了起来。各种火在炉膛和机器中燃烧，使生产继续，使交通运转，根据人的需要随时随地提供制冷、供热和照明。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火可以用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及其美国同道欧文·戈夫曼造的词来表述：“隐于幕后”，呆在“后台”。

换另一个比喻来说，我们已经把火“委托”给了社会的基础结构，不愿再提及它了。我们看到的火，是在电影电视中，包括由骚乱、战争或恐怖主义活动引起的城市大火，以及难以扑救的森林大火和丛林大火。这些景象暗示着危险和灾难。我们没有看到工业和家庭中日用的那些火。我们珍惜并突出一些仪式性的火，却乐于忽视其它绝大多数火。科学和学术文献中也有此倾向，对火的无处不在的作用不够重视。本书就属于那一小部分力图纠正这种错误的作品。

当代中国及其历史，为深入探讨火与人类文明的关系提供了宽广的空间。从写此书起，我就已经见到了几本新近的英语作品，讲的是中国城乡的用火和对火的控制。我相信，在汉语中，此类作品更多。希望《火与文明》的中译本能引发更多的兴趣，从比较的、全球的视角更全面地研究火在中国的景况。

绪论：文明的进程与对火的控制

火

从所有已知的人类社会来看，控制火是人类共有且特有的一种能力。而且，相比起使用语言和工具，用火更是为人类所独有。在除人类之外的灵长目动物及其他动物身上，也发现过有使用语言和工具的雏形，但只有人类学会了控制火，使之成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

在现代的百科全书中，给火下的最简单的定义就是：火为发出光和热的燃烧过程。火的直接结果是破坏性的，它能分解有机物中高度组织的结构，将之化为烟灰。而且，这种结果不可逆转，燃烧后的东西无法再恢复原状，凤凰涅槃^①只是人类的想象而已。火无目的，燃烧过程本身是盲目的。任何可燃物，触火即焚。当然，无目的性并非火的特性，其他自然力量，诸如风雨，也无目的。不过，火的自生性却是罕见：火生热，热又生火。

破坏性、不可逆转性、无目的性、自生性——这些特点似乎没有多少吸引力。是什么吸引了史前阶段的远古祖先，去驯服这一原始的自然力量，并使之成为他们社会的一部分？他们何以做到了这一点？又为什么认为值得一做？它对人类自身，以及人与自然界其他部分的关系有何深远的影响？

这些问题困扰了人们很长时间。在许多神话中，“征服”火被看作是给人类的厚赐，通常要由普罗米修斯式的半人半神来帮助实现。英国民俗学家、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爵士^②在其《关于

① 神话中的凤凰在柴堆上自焚之后，能从灰烬中复活。

火的起源的神话》一书中收集了大量的此类故事，讲述了世界各地的人们如何视火为先祖得之于谋略或好运的尤物。正如德国人类学家克劳德·莱维-斯特劳斯^②所指出，这些神话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表明了通过取火并用火做饭，人成了真正的“人”。^⑩

许多早期神话将火视作一种有生命的东西，自身具有善恶意图。后来，中国、印度、希腊的知识阶层在其自然哲学中渐渐视火为构成宇宙的基本元素之一；古代一些宇宙哲学家甚至将火视为宇宙间最主要的力量。在中世纪及近代之初，火一直是欧洲炼金术士和化学家们研究的中心。至19世纪，在自然科学中，“热”、“能量”等词取代了火的概念，火失去了它在科学理论中的显要地位。^⑪

这时，研究人类文化嬗变的学者仍然关注着火。查尔斯·达尔文^③在《人类的由来》中写道：“火很可能就是人类迄今除语言之外的最大发现，可溯至人类有历史记载之前。”^⑫在英国，还有很多人类学家持相似观点，在德国就更多了，他们旁征博引，论述了控制火之于文明发展的重要性。与达尔文同时代的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B·泰勒^④，以翔实的资料证明，凡是声称某个民族不会用火的故事，都是不真实的。^⑮

然而，到了20世纪，社会科学家们却又步自然科学家的后尘，开始把火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尽管个别人类学家，如奥斯卡·C·斯图尔特，依旧关注火在人类史前阶段的重要性；尽管某些文

^① 弗雷泽（1854–1941），曾在剑桥大学就读、任教，其《金枝》（1890）在人类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② 莱维-斯特劳斯（1908–），倡导结构主义，著作有《结构主义人类学》（1958）、《原始人的思想》（1962）等。

^③ 达尔文（1809–1882），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

^④ 泰勒（1832–1917），公认的文化人类学创始人，著作有《人类早期历史和文明发展》（1865）、《原始文化》（1871）等。

化地理学家，如最为知名的卡尔·索尔^①，一直认为火是人类改变地球面貌的主要工具，但均不足以扭转忽视火的总趋势。^⑤1968年出版的十七卷本《社会科学大百科全书国际版》（这已经是最新版）根本没有将“火”收录其中，既无其词条，也未列入索引。似乎表明，我们的社会可以无火而存在，驾驭火不是什么问题。

因此，本书写作的主旨之一，就是恢复兴趣的平衡。但重新引起人们对火的兴趣并非笔者的唯一目的，本书还意在通过聚焦对火的控制，提出一些更为普泛、更具理论性的问题。这将有助于提醒我们，人类的社会生活是多么深刻地镶嵌于生态进程之中；同时表明，生态进程在很长的时期内也受人类活动的影响，而这一时期之长，远远超出了人们通常的看法。

文明

学习驾驭火曾是文明的一种形式，至今亦然。由于人类已经驯服了火并使之成为人类社会的一部分，社会也就更为复杂，人类也就更为文明了。

这是本书后面要详加论述的基本观念。本书所说的“文明”，与该词当前的用法多少有些不合，既不同于时下的一般说法，或政治及新闻报导中最常见的用法，也不同于人类学和考古学中过于专业的定义。

对“文明”一词在现代最为常见的一般用法，社会学家诺贝尔特·埃利亚斯^②在《文明的进程》一书中开篇论道：

^① 索尔(1889-1975)，美国地理学家，研究沙漠、热带地区、美洲印第安人人文地理及美洲农作物的权威。

^② 埃利亚斯(1897-1990)，德国社会学家。